資治通鑑/卷2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三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四十 唐紀五十六

► 卷二百四十一

起強圉作噩，盡屠維大淵獻正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40卷

【唐紀五十六】 起強圉作噩，盡屠維大淵獻正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二年（丁酉，公元八一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貶袁滋為撫州刺史。

李愬至唐州，軍中承喪敗之餘，士卒皆憚戰，愬知之。有出迓者，愬謂之曰：「天子知愬柔懦，能忍恥，故使來拊循爾曹。至於戰攻進取，非吾事也。」眾信而安之。愬親行視，士卒傷病者存恤之，不事威嚴。或以軍政不肅為言，愬曰：「吾非不知也。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，賊易之，聞吾至，必增備，故吾示之以不肅。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，然後可圖也。」淮西人自以嘗敗高、袁二帥，輕愬名位素微，遂不為備。

遣鹽鐵轉運副使程異督財賦於江、淮。

回鶻屢請尚公主，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，時中原方用兵，故上未之許。二月，辛卯朔，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，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，以緩其期。

李愬謀襲蔡州，表請益兵，詔以昭義、河中、鄜坊步騎二千給之。丁酉，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，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，與戰，擒之。士良，元濟驍將，常為東邊患，眾請刳其心，愬許之。既而召詰之，士良無懼色。愬曰：「真丈夫也！」命釋其縛。士良乃自言：「本非淮西士，貞元中隸安州，與吳氏戰，為其所擒，自分死矣。吳氏釋我而用之，我因吳氏而再生，故為吳氏父子竭力。昨日力屈，復為公所擒，亦分死矣。今公又生之，請盡死以報德！」愬乃給其衣服器械，署為捉生將。

己亥，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。

丁士良言於李愬曰：「吳秀琳擁三千之眾，據文城柵，為賊左臂，官軍不敢近者，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。光洽勇而輕，好自出戰，請為公先擒光洽，則秀琳自降矣。」戊申，士良擒光洽以歸。

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。甲寅，攻申州，克其外郭，進攻子城。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，道古之眾驚亂，死者甚眾。道古，皋之子也。

淮西被兵數年，竭倉廩以奉戰士，民多無食，採菱芡魚鱉鳥獸食之，亦盡，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。賊亦患其耗糧食，不復禁。庚申，敕置行縣以處之，為擇縣令，使之撫養，並置兵以衛之。

三月，乙丑，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。

郗士美敗於柏鄉，拔營而歸，士卒死者千餘人。

戊辰，賜程執恭名權。

戊寅，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，斷白橋路。程權不能御，以眾歸滄州。

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。戊子，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，召秀琳，城中矢石如雨，眾不得前。進誠還報：「賊偽降，未可信也。」愬曰：「此待我至耳。」即前至城下，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，愬撫其背慰勞之，降其眾三千人。秀琳將李憲有材勇，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，悉遷婦女於唐州，入據其城。於是唐、鄧

軍氣復振，人有欲戰之志。賊中降者相繼於道，隨其所便而置之。聞有父母者，給粟帛遣之，曰：「汝曹皆王人，勿棄親戚。」眾皆感泣。

官軍與淮西兵夾殷水而軍，諸軍相顧望，無敢渡殷水者。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涼水，據要地為城，於是河陽、宣武、河東、魏博等軍相繼皆度，進逼郾城。丁亥，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，走其將張伯良，殺士卒什二三。

己丑，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。其日，少玢下馬鞍山，拔路口柵。夏，四月，辛卯，山河十將馬少良下碴岈山，擒淮西將柳子野。

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，質其母楊氏。楊氏謂昌齡曰：「順死賢於逆生，汝去逆而吾死，乃孝子也；從逆而吾生，是戮吾也。」會官軍圍青陵，絕郾城歸路，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，昌齡勸之歸國，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：「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，請公來攻城，吾舉烽求救，救兵至，公逆擊之，蔡兵必敗，然後吾降，則父母妻子庶免矣。」光顏從之。乙未，昌齡、懷金舉城降，光顏引兵入據之。吳元濟聞郾城不守，甚懼。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，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。

李殷山河十將嫣雅、田智榮下冶爐城。丙申，十將閻士榮下白狗、汶港二柵。癸卯，嫣雅、田智榮破西平。丙午，游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。五月，辛酉，李愬遣柳子野、李忠義襲郎山，擒其守將梁希果。

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，迴環數千里，既無統帥，又相去運，期約難壹，由是歷二年無功，千里饋運，牛驢死者什四五。劉總既得武強，引兵出境才五里，留屯不進，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。李逢吉及朝士多言「宜並力先取淮西。俟淮西平，乘其勝勢，回取恆冀，如拾芥耳！」上猶豫，久乃從之。丙子，罷河北行營，各使還鎮。

丁丑，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，拔之。愬每得降卒，必親引問委曲，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。愬厚待吳秀琳，與之謀取蔡。秀琳曰：「公欲取蔡，非得李祐不可，秀琳無能為也。」祐者，淮西騎將，有勇略，守興橋柵，常陵暴官軍。庚辰，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，愬召廂虞候史用誠，戒之曰：「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，又使人搖幟於前，若將焚其麥積者。祐素易官軍，必輕騎來逐之，爾乃發騎掩之，必擒之。」用誠如言而往，生擒祐以歸。將士以祐向日多殺官軍，爭請殺之。愬不許，釋縛，待以客禮。時愬欲襲蔡，而更密其謀，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，或至夜分，他人莫得預聞。諸

將恐祐為變，多諫愬。愬待祐益厚。士卒亦不悅，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，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。愬恐謗先達於上，己不及救，乃持祐泣曰：「豈天不欲平此賊邪！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。」因謂眾曰：「諸君既以祐為疑，請令歸死於天子。」乃械祐送京師，先密表其狀，且曰：「若殺祐，則無以成功。」詔釋之，以還愬。愬見之喜，執其手曰：「爾之得全，社稷之靈也！」乃署散兵馬使，令佩刀巡警，出入帳中。或與之同宿，密語不寐達曙，有竊聽於帳外者，但聞祐感泣聲。時唐、隨牙隊三千人，號六院兵馬，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。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。舊軍令，捨賊諜者屠其家。愬除其令，使厚待之。諜反以情告愬，愬益知賊中虛實。乙酉，愬遣兵攻朗山，淮西兵救之，官軍不利。眾皆悵恨，愬獨歡然曰：「此吾計也！」乃募敢死士三千人，號曰突將，朝夕自教習之，使常為行備，欲以襲蔡。會久雨，所在積水，未果。

閏月，己亥，程異還自江、淮，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。

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，每以珍膳餉太子，又悅太子以諧謔。上聞之，丁未，罷綬侍讀，尋出為虔州刺史。綬，京兆人也。

吳元濟見其下數叛，兵勢日蹙，六月，壬戌，上表謝罪，願束身自歸。上遣中使賜詔，許以不死，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，不得出。

秋，七月，大水，或平地二丈。

初，國子祭酒孔戣為華州刺史，明州歲貢蚶、蛤、淡菜，水陸遞夫勞費，戣奏疏罷之。甲辰，嶺南節度使崔詠薨，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，上皆不用，曰：「頃有諫進蚶、蛤、淡菜者為誰，可求其人與之。」庚戌，以戣為嶺南節度使。

諸軍討淮西，四年不克，饋運疲弊，民至有以驢耕者。上亦病之，以問宰相。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，意欲罷兵。裴度獨無言，上問之，對曰：「臣請自往督戰。」乙卯，上復謂度曰：「卿真能為朕行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誓不與此賊俱生！臣比觀吳元濟表，勢實窘蹙，但諸將心不壹，不並力迫之，故未降耳。若臣自詣行營，諸將恐臣奪其功，必爭進破賊矣。」上悅，丙戌，以度為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兼彰義節度使，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。又以戶部侍郎崔群為中書侍朗、同平章事。制下，度以韓弘已為都統，不欲更為招討，請但稱宣慰處置使，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，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，判官、書記皆朝廷之選，上皆從之。度將行，言於上曰：「臣若賊滅，則朝天

有期；賊在，則歸闕無日。」上為之流涕。八月，庚申，度赴淮西，上御通化門送之。右神武將軍張茂和，茂昭弟也，嘗以膽略自衒於度。度表為都押牙，茂和辭以疾，度奏請斬之。上曰：「此忠順之門，為卿遠貶。」辛酉，貶茂和永州司馬。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。承簡，崇文之子也。

李逢吉不欲討蔡，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，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，乃請改制書數字，且言其草制失辭。壬戌，罷楚為中書舍人。

李光顏、烏重胤與淮西戰，癸亥，敗於賈店。

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，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。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，擊卻之。度雖辭招討名，實行無帥事，以郾城為治所。甲申，至郾城。先是，諸道皆有中使監陳，進退不由主將，勝則先使獻捷，不利則陵挫百端。度悉奏去之，諸將始得專軍事，戰多有功。

九月，庚子，淮西兵寇殷水鎮，殺三將，焚芻蒿而去。

初，上為廣陵王，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。及即位，累官至比部員外郎。宿招權受賂於外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。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，逢吉曰：「諫議重任，必能可否朝政，始宜為之。宿小人，豈得竊賢者之位！必欲用宿，請先去臣乃可。」上由是不悅。逢吉又與裴度異議，上方倚度以平蔡。丁未，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。

甲寅，李愬將攻吳房，諸將曰：「今日往亡。」愬曰：「吾兵少，不足戰，宜出其不意。彼以往亡不吾虞，正可擊也。」遂往，克其外城，斬首千餘級。餘眾保子城，不敢出。愬引兵還以誘之，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。眾驚，將走，愬下馬據胡床，令曰：「敢退者斬！」返旆力戰，獻忠死，淮西兵乃退。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，可拔也。愬曰：「非吾計也。」引兵還營。

李祐言於李愬曰：「蔡之精兵皆在洄曲，及四境拒守，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，可以乘虛直抵其城。比賊將聞之，元濟已成擒矣。」愬然之。冬十月，甲子，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，密白裴度。度曰：「兵非出奇不勝，常侍良圖也。」

上竟用張宿為諫議大夫，崔群、王涯固諫，不聽；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夫，許之。宿由

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，與皇甫鎛相表裡，譖去之。

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，董重質帥騎出五溝，邀之，大呼而進，注弩挺刃，勢將及度。李光顏與田布力戰，拒之，度僅得入城。賊退，布扼其溝中歸路。賊下馬逾溝，墜壓死者千餘人。

辛未，李愬命馬步都虞候、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，命李祐、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，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，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。軍出，不知所之。愬曰：「但東行。」行六十里，夜，至張柴村，盡殺其戍卒及烽子。據其柵，命士卒少休，食干□，整羈靮，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，以斷朗山救兵。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樑，復夜引兵出門。諸將請所之，愬曰：「入蔡州取吳元濟！」諸將皆失色。監軍哭曰：「果落李祐奸計！」時大風雪，旌旗裂，人馬凍死者相望。天陰黑，自張柴村以東道路，皆官軍所未嘗行，人人自以為必死，然畏愬，莫敢違。夜半，雪愈甚，行七十里，至州城。近城有鵝鴨池，愬令驚之以混軍聲。自吳少誠拒命，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，故蔡人不為備。壬申，四鼓，愬至城下，無一人知者。李愬、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，壯士從之。守門卒方熟寐，盡殺之，而留擊柝者，使擊柝如故，遂開門納眾。及裡城，亦然，城中皆不之覺。雞鳴，雪止，愬入居元濟外宅。或告元濟曰：「官軍至矣！」元濟尚寢，笑曰：「俘囚為盜耳！曉當盡戮之。」又有告者曰：「城陷矣！」元濟曰：「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。」起，聽於廷，聞愬軍號令曰：「常侍傳語！」應者近萬人。元濟始懼，曰：「何等常侍，能至於此！」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。

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。愬曰：「元濟所望者，重質之救耳。」乃訪重質家，厚撫之，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。重質遂單騎詣愬降。

愬遣李進誠攻牙城，毀其外門，得甲庫，取其器械。癸酉，復攻之，燒其南門，民爭負薪芻助之，城上矢如□胃毛。晡時，門壞，元濟於城上請罪，進誠梯而下之。甲戌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，且告於裴度。是日，申、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。自元濟就擒，愬不戮一人，凡元濟官吏、帳下、廚廄之卒，皆復其職，使之不疑，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。

以淮南節度使李鄘為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己卯，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，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：「淮西大有珍寶，臣能知之，

往取必得。」上曰：「朕討淮西，為人除害，珍寶非所求也。

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，李光顏馳入其壁，悉降其眾。庚辰，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。辛巳，度建彰義軍節，將降卒萬餘人入城，李愬具橐鞬出迎，拜於路左。度將避之，愬曰：「蔡人頑悖，不識上下之分，數十年矣。願公因而示之，使知朝廷之尊。」度乃受之。李愬還軍文城，諸將請曰：「始公敗於郎山而不憂，勝於吳房而不取，冒大風甚雪而不止，孤軍深入而不懼，然卒以成功，皆眾人所不諭也，敢問其故？」愬曰：「朗山不利，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。取吳房，則其眾奔蔡，並力固守，故存之以分其兵。風雪陰晦，則烽火不接，不知吾至。孤軍深入，則入皆致死，戰自倍矣。夫視元者不顧近，慮大者不計細，若矜小勝，恤小敗，先自撓矣，何暇立功乎！」眾皆服。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，知賢不疑，見可能斷，此其所以成功也。

裴度以蔡卒為牙兵，或諫曰：「蔡人反仄者尚多，不可不備。」度笑曰：「吾為彰義節度使，元惡既擒，蔡人則吾人也，又何疑焉！」蔡人聞之感泣。先是吳氏父子阻兵，禁人偶語於塗，夜不然燭，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。度既視事，下令惟禁盜賊鬥殺，餘皆不問，往來者不限晝夜，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。

甲申，詔韓弘、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，皆差第以聞。淮西州縣百姓，給復二年；近賊四州，免來年夏稅。官軍戰亡者，皆為收葬，給其家衣糧五年；其因戰傷殘廢者，勿停衣糧。

十一月，丙戌朔，上御興安門受俘，遂以吳元濟獻廟社，斬於獨柳之下。

初，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、吳少誠之威虐，不能自拔，久而老者衰，幼者壯，安於悖逆，不復知有朝廷矣。自少誠以來，遣諸將出兵，皆不束以法制，聽各以便宜自戰，故人人得盡其才。韓全義之敗於殷水也，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，少誠束而示眾曰：「此皆公卿屬全義書，雲破蔡州日，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。」由是眾皆憤怒，以死為賊用。雖居中士，其風俗獷戾，過於夷貊。故以三州之眾，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，四年然後克之。官軍之攻元濟也，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，察其形勢，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，出汴、宋間，潛行至蔡。元濟大喜，厚禮而遣之。晏平還至鄆，師道屏人而問之，晏平曰：「元濟暴兵數萬於外，阽危如此，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，晏然曾無憂色。以愚觀之，殆必亡，不久矣！」師道素倚淮西為援，聞之驚怒，尋誣以他過，杖殺之。

戊子，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，賜爵涼國公；加韓弘兼侍中；李光顏、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。

舊制，御史二人知驛。壬辰，詔以宦者為館驛使。左補闕裴潾諫曰：「內臣外事，職分各殊，切在塞侵官之源，絕出位之漸。事有不便，必戒於初；令或有妨，不必在大。」上不聽。

甲午，恩王連薨。

辛丑，以唐、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，知軍事。

裴度以馬總為彰義留兵。癸丑，發蔡州。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，使誅吳元濟舊將。度至郾城，遇之，復與俱入蔡州，量罪施刑，不盡如詔旨，仍上疏言之。

十二月，壬戌，賜裴度爵晉國公，復入知政事。以馬總為淮西節度使。

初，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，為淮南監軍。李鄘為節度使，性剛嚴，與承璀互相敬憚，故未嘗相失。承璀歸，引鄘為相。鄘恥由宦官進，及將佐出祖，樂作，鄘泣下曰：「吾老安外鎮，宰相非吾任也！」戊寅，鄘至京師，辭疾，不入見，不視事，百官到門，皆辭不見。

庚辰，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。重質為吳元濟謀主，屢破官軍。上欲殺之，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。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三年（戊戌，公元八一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朔，赦天下。

初，李師道謀逆命，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日戶、李公度屢諫之。判官李文會、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，涕泣言於師道曰：「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，反為高沐等所疾，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，以成沐等之功名乎！」師道由是疏沐等，出沐知萊州。會林英入奏事，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：「沐潛輸款於朝廷。」文會從而構之，師道殺沐，並囚郭日戶，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，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。及淮西平，師道憂懼，

不知所為。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，使納質獻地以自贖。師道從之，遣使奉表，請使長子入侍，並獻沂、密、海三州。上許之。乙巳，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。

上命六軍修麟德殿。右龍武統軍張奉國、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，營繕太多，白宰相，冀有論諫。裴度因奏事言之。上怒，二月，丁卯，以奉國為鴻臚卿，壬申，以文悅為右武衛大將軍，充威遠營使。於是浚龍首池，起承暉殿，土木浸興矣。

李憕奏請判官、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，上不悅，謂裴度曰：「李憕誠有奇功，然奏請過多。使如李晟、渾瑊，又何如哉！」遂留中不下。

李鄘固辭相位，戊戌，以鄘為戶部尚書。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初，渤海僖王言義卒，弟簡王明忠立，改元太始；一歲卒，從父仁秀立，改元建興。乙巳，遣使來告喪。

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，與河朔三鎮無殊，內不自安。己酉，遣使上表，請舉族入朝，許之。橫海將士樂自擅，不聽權去，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，權乃得出。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郎。

裴度之在淮西也，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：「吳元濟既就擒，王承宗破膽矣，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，可不煩兵而服。」愈白度，為書遣之。承宗懼，求哀於田弘正，請以二子為質，及獻德、棣二州，輸租稅，請官史。弘正為之奏請，上初不許；弘正上表相繼，上重違弘正意，乃許之。夏，四月，甲寅朔，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、知信及德、棣二州圖印至京師。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：「自元和以來，劉辟、李錡、田季安、盧從史、吳元濟，阻兵憑險，自以為深根固蒂，天下莫能危也。然顧盼之間，身死家覆，皆不自知，此非人力所能及，殆天誅也。況今天子神聖威武，苦身焦思，縮衣節食，以養戰士，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！今國兵駸駸北來，趙人已獻城十二，忠深為公憂之。」總泣且拜曰：「聞先生言，吾心定矣。」遂專意歸朝廷。

戊辰，內出廢印二紐，賜左、右三軍辟仗使。舊制，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，如方鎮之監軍，無印。及張奉國等得罪，至是始賜印，得糾繩軍政，事任專達矣。

庚辰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，復其官爵。

李師道闇弱，軍府大事，獨與妻魏氏、奴胡惟堪、楊自溫、婢蒲氏、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，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。魏氏不欲其子入質，與蒲氏、袁氏言於師道曰：「自先司徒以來，有此十二州，奈何無故割而獻之！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，不獻三州，不過以兵相加。若力戰不勝，獻之未晚。」師道乃大悔，欲殺李公度，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：「今大禍將至，豈非高沐冤氣所為！若又殺公度，軍府其危哉！」乃囚之。遷李英曇於萊州，未至，縊殺之。李遜至鄆州，師逆大陣兵迎之，遜盛氣正色，為陳禍福，責其決語，欲白天子。師道退，與其黨謀之，皆曰：「弟許之，他日正煩一表解紛耳。」師道乃謝曰：「向以父子之私，且迫於將士之情，故遷延未遣。今重煩朝使，豈敢復有二三！」遜察師道非實誠，歸，言於上曰：「師道頑愚反覆，恐必須用兵。」既而師道表言軍情，不聽納質割地，上怒，決意討之。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：輿櫬諫者一，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累者以獻。師道怒，囚之。

五月，丙申，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，謀討師道也。以淮西節度使馬總為忠武節度使，陳、許、殷、蔡州觀察使。以申州隸鄂岳，光州隸淮南。

辛丑，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為勃海王。

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，詔以河陽兵二千送至商河。會縣為平盧兵所陷，華擊卻之，殺二千餘人，復其縣以聞。詔加橫海節度副使。

六月，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丁丑，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，鎮河陽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朔，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。乙酉，下制罪狀李師道，令宣武、魏博、義成、武寧、橫海兵共討之，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。遂，方慶之孫也。

上方委裴度以用兵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，求出鎮。辛丑，以夷簡同平章事，充淮南節度使。

八月，壬子朔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王涯罷為兵部侍郎。

吳元濟既平，韓弘懼；九月，自將兵擊李師道，圍曹州。

淮西既平，上浸驕侈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、衛尉卿、鹽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，數進羨餘以供其費，由是有寵。鎛又厚賂結吐突承璀。甲辰，鎛以本官、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制下，朝野駭愕，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。裴度、崔群極陳其不可，上不聽。度恥與小人同列，表求自退。不許。度復上疏，以為：「鎛、異皆錢穀吏，佞巧小人，陛下一旦置之相位，中外無不駭笑。況鎛在度支，專以豐取刻與為務，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。比者裁損淮西糧料，軍士怨怒。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，僅無潰亂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，聞鎛入相，必盡驚憂，知無可訴之地矣。程異雖人品庸下，然心事和平，可處煩劇，不宜為相。至如鎛，資性狡詐，天下共知，唯能上惑聖聰，足見奸邪之極。臣若不退，天下謂臣不知廉恥；臣若不言，天下謂臣有負恩寵。今退既不許，言又不聽，臣如烈火燒心，眾鏑叢體。所可惜者，淮西蕩定，河北底寧，承宗斂手削地，韓弘輿疾討賊，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？直以處置得宜，能服其心耳。陛下建昇平之業，十已八九，何忍還自墮壞，使四方解體乎？」上以度為朋黨，不之省。

鎛自知不為眾所與，益為巧諂以自固，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。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，極論之，乃止。植，祐甫之弟子也。

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，鎛悉以高價買之，以給邊軍。其繒帛朽敗，隨手破裂，邊軍聚而焚之。度因奏事言之，鎛於上前引其足曰：「此靴亦內庫所出，臣以錢二千買之，堅完可久服。度言不可信。」上以為然。由是鎛益無所憚。程異亦自知不合眾心，能廉謹謙遜，為相月餘，不敢知印秉筆，故終免於禍。

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系人，迫以考捶，責其息錢，遂轉相誣引，所繫近千人。中丞蕭俛劾奏其狀，裴度、崔群亦以為言。上曰：「姑與卿論用兵事，此小事朕自處之。」度曰：「用兵事小，所憂不過山東耳。五坊使暴橫，恐亂輦轂。」上不悅，退，召朝汶責之曰：「以汝故，令吾羞見宰相！」冬，十月，賜朝汶死，盡釋系者。

上晚節好神仙，詔天下求方士。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，以貪暴聞，恐終獲罪，思所以自媚於上，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，雲能合長生藥。甲戌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。

十一月，辛巳朔，鹽州奏吐蕃寇河曲、夏州。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，克其外城。

柳泌言於上曰：「天台山神仙所聚，多靈草，臣雖知之，力不能致，誠得為彼長吏，庶幾可求。」上信之。丁亥，以泌權知台州刺史，仍賜服金紫。諫官爭論奏，以為：「人主喜方士，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。」上曰：「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，臣子亦何愛焉！」由是群臣莫敢言。

甲午，鹽州奏吐蕃引去。

壬寅，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。丁未，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。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，河陽兵不樂去鄉里，中道潰歸，又不敢入城，屯於城北，將大掠。令狐楚適至，單騎出，慰撫之，與俱歸。

先是，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，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，裴度曰：「魏博軍既渡河，不可復退，立須進擊，方有成功。既至滑州，即仰給度支，徒有供餉之勞，更生觀望之勢。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，益致遷延。與其渡河而不進，不若養威於河北。宜且使之秣馬厲兵，俟霜降水落，自楊劉渡河，直指鄆州，得至陽谷置營，則兵勢自盛，賊眾搖心矣。」上從之。是月，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，距鄆州四十里築壘。賊中大震。

功德使上言：「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，相傳三十年一開，開則歲豐人安。來年應開，請迎之。」十二月，庚戌朔，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。

戊辰，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事，委武寧軍驅使，李愬請之也。戊寅，魏博、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，上皆釋弗誅，各付所獲行營驅使，曰：「若有父母欲歸者，優給遣之。朕所誅者，師道而已。」於是賊中聞之，降者相繼。初，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。師古薨，師道立，元規辭去，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。元規將行，謂文會曰：「我去，身退而安全；汝留，必驟貴而受禍。」及官軍四臨，平盧兵勢日蹙，將士喧然，皆曰：「高沐、郭日戶、李存為司空忠謀，李文會奸佞，殺沐，囚日戶、存，以致此禍。」師道不得已，出文會攝登州刺史，召日戶、存還幕府。

上常語宰相：「人臣當力為善，何乃好立朋黨！朕甚惡之。」裴度對曰：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君子、小人志趣同者，勢必相合。君子為徒，謂之同德；小人為徒，謂之朋黨；外雖相似，內實懸殊，在聖主辯其所為邪正耳。」

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，皆捷。己卯晦，進攻金鄉，克之。李師道性懦怯，自

官軍致討，聞小敗及失城邑，輒憂悸成疾，由是左右皆蔽匿，不以實告。金鄉，兗州之要地，既失之，其刺史遣驛騎告急，左右不為通，師道至死竟不知也。

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四年（己亥，公元八一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韓弘拔考城，殺二千餘人。

丙戌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聽。

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，未返，入寇河曲。上曰：「其國失信，其使何罪！」庚寅，遣歸國。

壬辰，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台。

中使迎佛骨至京師，上留禁中三日，乃歷送諸寺，王公士民瞻奉捨施，惟恐弗及，有竭產充施者，有然香臂頂供養者。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，以為：「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。自黃帝以至禹，湯、文、武，皆享壽考，百姓安樂，當是時，未有佛也。明帝時，始有佛法。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元魏已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。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，竟為侯景所逼，餓死台城，國亦尋滅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。由此觀之，佛不足信亦可知矣！百姓愚冥，易惑難曉，苟見陛下如此，皆云『天子大聖，猶一心敬信；百姓微賤，於佛豈可更惜身命。』佛本夷狄之人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君臣之義、父子之恩。假如其身尚在，奉國命來朝京師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過宣政一見，禮賓一設，賜衣一襲，衛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惑眾也。況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豈宜以入宮禁！古之諸侯得弔於國，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。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，巫祝不先，桃茢不用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罪，臣實恥之！乞以此骨會有司，投諸水火，永絕要本，斷天下之疑，絕後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，出於尋常萬萬也，豈不盛哉！佛如有靈，能作禍福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。」

上得表，大怒，出示宰相，將加愈極刑。裴度、崔群為言：「愈雖狂，發於忠懇，宜寬容以開言路。」癸巳，貶愈為潮州刺史。

自戰國之世，老、莊與儒者爭衡，更相是非。至漢末，益之以佛，然好者尚寡。晉、宋

以來，日益繁熾，自帝王至於士民，莫不尊信。下者畏慕罪福，高者論難空有。獨愈惡其蠹財惑眾，力排之，其言多矯激太過。惟《送文暢師序》最得其要，曰：「夫鳥俯而啄，仰而四顧，獸深居而簡出，懼物之為己害也，猶且不免焉。弱之肉，強之食。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，優遊以生死，與禽獸異者，寧可不知其所自邪！」

丙申，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，殺萬餘人。

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葉，不受其節制，權奏之。上遣中使追之，宗奭使其軍中留己，表稱懼亂未敢離州。詔以烏重胤代權，將吏懼，逐宗奭。宗奭奔京師，辛丑，斬於獨柳之下。

丙午，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谷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